

鲁迅著作解读文库·李文儒主编

# 走进鲁迅世界

## ·书信卷·

李允经 编著



民

族

魂

9614777

福州大学  
图书馆



9614777

鲁迅著作解读文库·李文儒主编

# 走进鲁迅世界

## · 书信卷 ·

李允经 编著

J210.97  
286

福州大学图书馆藏书印

女士：雪子席程所  
 駁才之易教而了  
 雖八素之能通或  
 下商之不易言念及  
 生倘能救於思易使師  
 得南學早

唐平光

## 走进鲁迅世界

鲁迅著作解读文库·书信卷

李允经 编著

\*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1995年5月第1版 1995年5月第1次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75印张 235千字

印数:1~8000册

ISBN7-5639-0422-0/G·205

定价:10.80元

(京)新登字 212号

## 代 前 言

鲁迅曾引叔本华的话评估伟人：“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估定以文字，以思想，以精神泽被后世的文化伟人更是如此。

鲁迅离开这个世界快满 60 年了。自从他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生产生影响以来，其影响力从未消失过或减弱过。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文化交流日益广泛，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的现代社会，在充分的文化比较文化选择的大环境中，关心国家前途与人民命运的有识之士看来，比来比去，发现还是鲁迅深刻，还是鲁迅的作品耐读。

作这样的猜想大概并不为过——几百年几千年之后，无论历史的文化筛选多么苛刻，即便整个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只保留一个人的位置，站立在这个位置上的也只能是鲁迅。

经典文化的品格在于经得起历史老人的淘汰与时间之流的冲刷，经典文化的意义在于对民族的成长人类的文明产生永久的不可估量的作用。

作为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作为中华民族 20 世纪的文化伟人，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人格、思想、精神，主要通过他的永不磨灭的文字传达给后来者。

对于鲁迅的作品，具有中等文化程度以上者并不陌生。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占第一位的是鲁迅。然而，在博大精深的鲁迅面前，课本中的了解仅仅是入门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渴望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鲁迅。

由于鲁迅的深刻,由于鲁迅艺术个性的鲜明,由于鲁迅文体的独创,要真正走进鲁迅的世界并不容易。为了满足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读者对经典文化的普及要求,特组织多年从事鲁迅研究的专家学者,分析时代的文化特征及阅读接受心理与方式的变化发展,探索将鲁迅研究成果向普及方面转化的新方式,编撰了这套《走进鲁迅世界——鲁迅著作解读文库》。

本文库分小说卷、杂文卷、散文卷、诗歌卷、书信卷,包含了鲁迅著作的主要方面。编撰者吸收多年来鲁迅研究成果,依了自己的眼力心力,从文体的意义上精选鲁迅作品,按内容分类编排。每卷分别有总论、分论、作品选、注释、解读。以杂文卷为例:从鲁迅800多篇杂文中精选84篇,分为“人生品味”,“人际探寻”,“世相漫议”,“国民性剖析”,“历史评说”,“社会批评”,“文艺透视”七部分。卷首有鲁迅杂文总论,每一部分前有关于鲁迅论述本论题的分论,接下来是鲁迅的范文,及解决阅读障碍的注释与启发读者理解与思考范文的解读文字。五卷体例统一,以此形成系统性整体,尽量为读者提供既便于宏观把握鲁迅世界,又便于微观深入鲁迅世界的新颖实用的读本。

本文库的编撰,得到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社的大力协助;鲁迅作品的注释,主要参照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1981年版)的注释,于此一并致谢。

李文儒

1995.1

## 目 录

鲁迅的书信 .....	(1)
致作家学者 .....	(7)
“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 .....	(9)
180705 致钱玄同 .....	(16)
210103 致胡 适 .....	(19)
250508 致吕蕴儒、向培良 .....	(22)
270904 致时有恒 .....	(26)
280404 致董秋芳 .....	(34)
280722 致韦素园 .....	(44)
280810 致 恺 良 .....	(47)
311227 致丁 玲 .....	(51)
341009 致萧 军 .....	(54)
341101 致窦隐夫 .....	(56)
341220 致杨霁云 .....	(59)
351105 致王冶秋 .....	(62)
360221 致徐懋庸 .....	(65)
致左联人士 .....	(69)
“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 .....	(71)
300327 致章廷谦 .....	(77)

311225	致沙汀、艾芜	(83)
321210	致周扬	(88)
330626	致王志之	(94)
341114	致袁牧之	(97)
350207	致曹靖华	(103)
360502	致徐懋庸	(108)
360609	致陈××	(112)
360806	致徐懋庸	(116)
致版画青年		
	“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	(135)
	“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	(137)
330718	致罗清桢	(143)
331219	致何白涛	(146)
340328	致陈烟桥	(149)
340409	致魏猛克	(152)
340412	致姚克	(156)
340419	致陈烟桥	(160)
340602	致郑振铎	(163)
350104	致李桦	(169)
350204	致李桦	(172)
360321	致曹白	(176)
致社会各界		
	“看出这人——社会一分子的真实”	(179)
	“看出这人——社会一分子的真实”	(181)
180820	致许寿裳	(184)
240924	致李秉中	(189)
250112	致钱玄同	(192)
250411	致赵其文	(194)

260617	致李秉中	(197)
270925	致台静农	(201)
280409	致李秉中	(204)
310121	致许寿裳	(207)
310415	致李秉中	(209)
330121	致宋庆龄、蔡元培	(211)
330605	致魏猛克	(214)
341225	致赵家璧	(220)
350410	致曹聚仁	(222)
360221	致曹聚仁	(225)
360415	致颜黎民	(228)
360508	致李斧野	(231)
360816	致沈雁冰	(233)
	致爱人家人	(237)
	“我们所经历的真相”	(239)
250311	致许广平	(245)
250530	致许广平	(252)
250629	致许广平	(257)
260815	致许广平	(260)
261115	致许广平	(263)
261128	致许广平	(268)
270111	致许广平	(272)
341118	致母亲	(277)
360706	致母亲	(279)
	致外国友人	(281)
	“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	(283)



<b>201214</b> (日)	致青木正儿·····	(285)
<b>320413</b> (日)	致内山完造·····	(287)
<b>330625</b> (日)	致山本初枝·····	(289)
<b>340127</b> (日)	致山本初枝·····	(291)
<b>340807</b> (日)	致增田涉·····	(295)
<b>340106</b> (苏)	致希仁斯基等·····	(297)

## 鲁迅的书信

鲁迅说：“书信，是向来有些读者的”。古人，是从中看朝章国故，丽句清词，如何抑扬，怎样请托，其结果是害得名人连写信也不敢随随便便。晋人的写信，已得声明“匆匆不暇草书”，可见已经有所顾忌。今人如何呢？顾虑恐怕就更多。鲁迅是连通信处也“无法公开”（见1934年3月28日致陈烟桥信），他在致时有恒信中尽管说：“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但立刻又说：“有许多还是隐藏着的”。倘是年届花甲之人，就都还记得当五十年代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人民日报》就公布过一大批舒芜先生交出的信件。那结果是胡风由此而定死了冤案，许多人大受诛连，另有更多的人由此而瞠目结舌，哑口无言，知道写信也绝不可不防后患，近年来《傅雷家书》一版再版，是很有些读者的，但由于通信的双方一在国外，一在国内，那些信件的寄出也是颇费周折的。后来，居然保存下来，又竟然能够出版，也称得上是出版史上的一件盛事。我还记得在文革动乱时期，也有人为了洗清自己，便将朋友的信件交出，有的还抄成大字报公之于众，于是围观者蜂涌而至，或窃窃私语，或义愤于色，结果是朋友落难，挨批挨斗，但同时也从或一方面证明了鲁迅的话：“书信，是向来有些读者的”。不过，也从另一方面警戒大家：即使是朋友，是至交，写信时也还是“隐藏”一点好，过于赤裸裸，也难免是等于赤膊上阵，保不准那一天会中暗算，会将自己置于尴尬的境地的。

近读李霁野先生的《从‘烟消云散’到‘云破月来’——（鲁迅先

生与未名社)》之一节,也觉得很有意味,李先生在回忆他和鲁迅的交谈时这样说:

在谈得彼此很融洽的气氛中,先生突然对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看,我来编一本《情书一捆》,可会有读者?”在那时以前,有一个无聊的文人章衣萍,出版了一本《情书一束》,我们是很厌恶的,先生戏言的“一捆”,是讽刺“一束”。我们当时猜想,这大概是指先生和景宋的通信说,也认为若能出版,对了解先生的生活和思想有用处。便诚心诚意地说,希望编好印行,至于读者,一定比读《呐喊》的还多,那时《呐喊》似乎销了八千册……。

霖野先生的猜测是不错的,这《情书一捆》就是戏指后来出版的《两地书》。这部书当时已经编就,景宋正在抄录誉正。霖野先生说:“《两地书》若能出版,读者一定比读《呐喊》的还多”。这预言现今已被证实,读过《两地书》的又何止八千人呢?

这又从正面证实了鲁迅的话:“书信,是向来有些读者的”。

那么,书筒的意义何在呢?鲁迅也有过论述。他说:

……现在的读文人的非文学作品,大约目的已经有些和古之人不同,是比较的欧化了的:远之,在钩稽文坛的故实,近之,在探索作者的生平。而后者似乎要居多数。因为一个人的言行,总有一部分愿意别人知道,或者不妨给别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却不然。然而一个人的脾气,又偏爱知道别人不肯给人知道的一部分,于是尺牍就有了出路。这并非等于窥探门缝,意在发人的隐私,实在是因为要知道这人的全般,就是从不经意处,看出这人——社会的一分子的真实。

鲁迅还说:

写信固然比较的随便,然而做作惯了的,仍不免带些习惯性,别人以为他这回是赤条条的上场了罢,他其实还是穿着

肉色紧身小衫裤，甚至于用了平常决不应用的奶罩。语虽如此，比起峨冠博带的时候来，这一回可究竟较近于真实。所以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名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

这本《鲁迅著作解读文库·书信卷》的编写用意，我想也是为了显示鲁迅的全人的。尽管他自说还有“隐藏着的”，但也不过是加了一些藻饰，用了某些曲笔而已。“赤条条的上场”的情形，也还是很多很多，因而这些书信也就比他的许多著作更坦露，也更真实，更能看到他的真情实感，更能显示他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伟大品格。文艺爱好者可以从中看到鲁迅的文艺观；美术和版画青年们，可以从中看到鲁迅的美术观；在许多信件中，我们可以从中了解鲁迅所生活的时代，暗杀，恐怖，文章被删除，书稿被禁止出版以及避难等；而透过致许广平信，我们则不难看到鲁迅为包办婚姻而陷入长期的苦闷，又为在人生道路上获得爱情而欢欣；假使不读鲁迅“致左联人士”书，我们又怎会知道左联的内部矛盾，以及这些矛盾对于晚年鲁迅心态的影响；此外，鲁迅关于拒绝诺贝尔奖的提名，关于不赞成人们给他写传记，关于结婚、生育、交友等等方面的主张，也是他的著作中很少或者是根本没有涉及的。因此，鲁迅的书简，是对他的著作的极为重要，必不可少的补充，要了解他的全人，不读他的书信是绝对不行的。即使是无暇大量阅读他作品的人，偶尔展读他的书信，也是会从中获得某些启示和教益的。而且，假使能够将鲁迅的著作和书简按年代为序逐年予以对读，那就大约可以看见鲁迅的全人了，即所谓“世远莫见其面，覩文辄见其心”。

鲁迅毕生所写的书简，大约有几千封罢。现在留存于世者约为1400封，大约不足半数。特别是他早年的大量书信，早已散失无存，实在令人可惜。就现存之信来看，他写信大都采用新的格式，只有个别或少量信函（如致母亲信）是采用旧式。和他通信的人有种

种，有论敌（如陈仲山）；有朋友；自然不消说也有家人和爱人。但其中又以致朋友信为最多。不过朋友中，也有长辈、平辈和晚辈之分，有交深与交浅之别，这从称谓和行文的语气上，皆不难洞见。鲁迅说：倘是“旧日或近来所识的朋友，旧同学而至今还在来往的，直接听讲的学生，写信的时候我都称‘兄’”。但这“兄”字，并不“真含有‘老哥’的意义”。“此外如原是前辈，或较为生疏，较需客气的，就称先生，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大人……之类”（见《两地书·四》）。就现存之信观之，称对方为“兄”，为“先生”者为数不少，称“老爷”“少爷”者似不多见。就语体而言，则白话之信多见，随意而谈，不拘一格；文言之信罕见，入选于本书者，亦仅二、三封而已。对交深之友人，则不妨谈谈思想和心情，较多地坦露出真实和真情，遮挡和披挂较少。由于所处的时代，颇多刺激和迫害，故信中颇多愤激之言，信件的风格也倾于沉郁。对于论敌，则往往不留情面，语言时有讽刺，时有尖刻。对于交浅的友人，则往往是就事论事，很少吐露心曲。凡此种种，在各信的“解说”中，已有涉及，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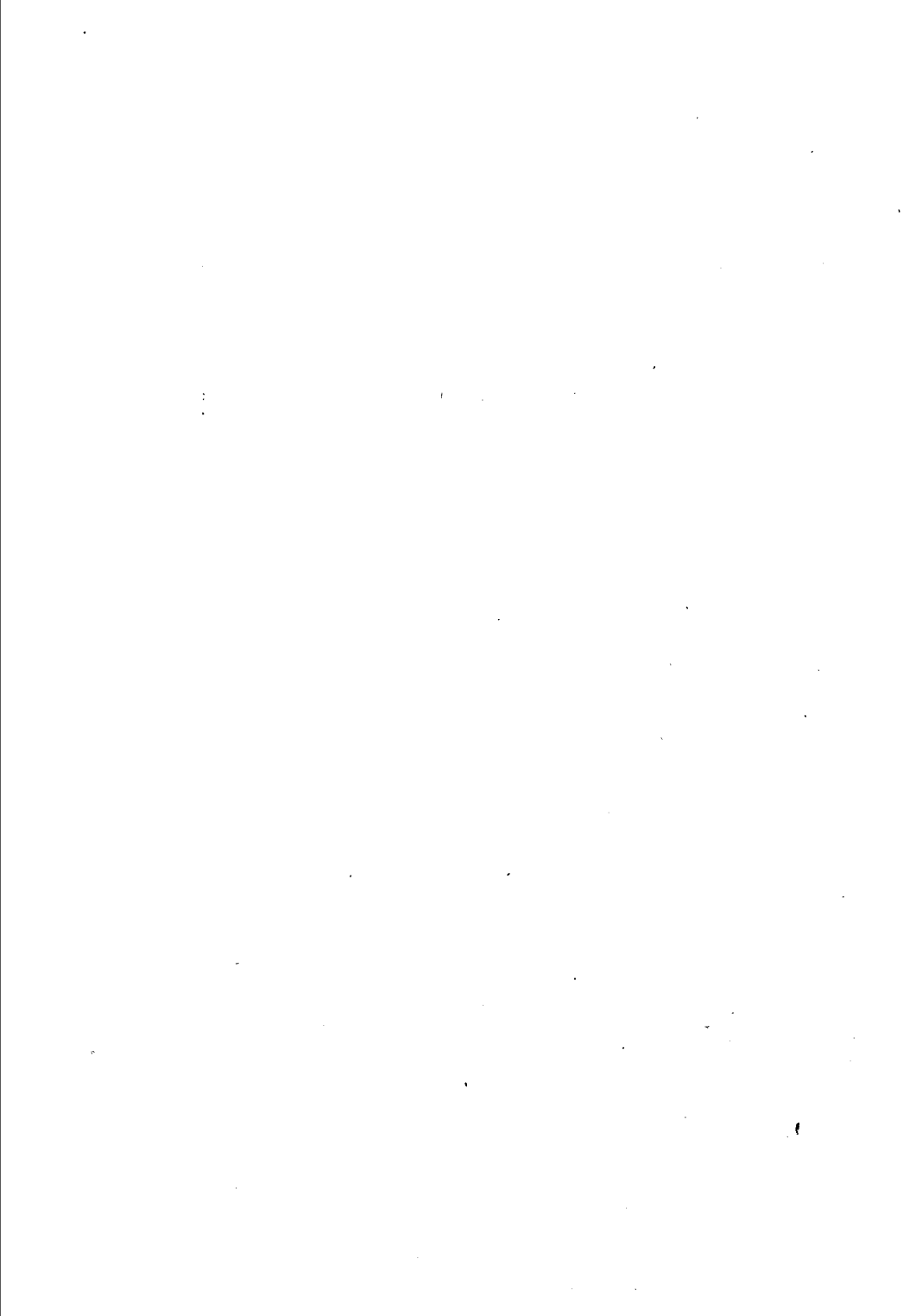
最后，尚需就本书编选，注释和撰写中的一些有关事宜，略作简要的说明：

一、本书选收鲁迅书信共 64 封，并分为六类，已见“目录”。各类之前，均撰写一篇概述性的解说文字，旨在助读。各篇概述皆选鲁迅原句做标题，故均冠以引号为记。

二、本书所收信函，有 11 封是鲁迅生前公开发表过并编入他的文集里的。这些信件在编入文集时，均另冠以题目。本书收录时，为求“目录”的统一，一律以写信的年月日为序，把鲁迅文集里的原题作为副标题来处理（如 250508 致吕蕴儒、向培良信，本来是收入《华盖集》的，原题为《北京通信》）。谨此说明。

三、本书目录页之序号，取《鲁迅全集·书信卷》的编辑方式。即 180705 号，是代表 1918 年 7 月 5 日。余类推。选收之信，自然是编选者认为较为重要或具有某一方面的代表意义的。但限于水

平，也限于篇幅，或有更重要者而被遗漏，亦在所难免。又，分为六类，但分类也有未必妥帖之处。比如：在“致左联人士”中收入了致章廷谦、陈仲山信，但章并非左联成员，陈系托派；只是因为信的内容与左联有关，所以才归入这一类。又如：姚克、魏猛克，都不好说是：“版画青年”，也是因为信的内容与美术、版画有关，才放入这一类。还有，沈雁冰，当然是重要的现代作家，但因为鲁迅写给他的这封信，实际是在谈转地疗养的事，于是便归入了“致社会各界”这一类。明眼人一看便会指出这些分类的失当，这是要加以说明并吁请读者谅解的。



一

致  
现  
代  
作  
家



